雪泥書屋雜志

序

棲霞牟默人先生弱冠受知于學使趙鹿泉先生稱為山左第一秀才有四傑之賜與名旣而學境與年俱進遠近士林奉爲泰山北斗爭一識面為幸而運蹇不售蹭蹬棘闈數十年之中典試吾省

得斯人為口實至有試竣之日主司携其落卷入都極力吹求徧示同人意在暴揚其短以自解者槐里居之日耳熟先生之名深以年輩相懸居址又遠不得望見丰彩趨侍函丈為生平一憾事也通籍後與其猶子一樵水部以同譜之誼過從歡甚

繼又得交其哲嗣述人明府竊見二子罷
宇倜儻語言雅飭固知其淵源之有自也
因從二子時時側聞先生緒論且知其皓
首窮經多所著作偉為一代師儒私心愈
嚮往之道光戊申之歲述人需次都門一
日過其寓邸見行篋中有雪泥書屋雜志

四卷則先生既歿之後述人以先人心血所在手澤所存不忍聽其湮沒特于故紙零篇中留心收拾纂集而成書也是善繼善述之事也亦孝思也繙讀一過如登西域賈胡之舟莫名其寶蓋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悉有論贊而無一語不見精心雖出

於百衲之集自裒然成一家言深可寶貴
時述人飛舄浙水行有日矣因請以五日
為期假之歸寓謝客杜門焚膏繼晷手自
抄錄越四日而功訖自惟淺陋寡學于書
中之義未能發明而表章之特以數十年
想慕之誠今日才獲此一編足為枕中之

秘幸何如之故敬題數語附名東末以志

一時愉快之意也云爾

道光戊申六月年愚侄王東槐頓首拜撰

雪泥書屋雜志卷之一

雪泥老人遺筆　　　次男房述

論語不悱不發鄭注曰口悱悱按鄭不釋悱字之義則悱悱是當時質言人所曉也文選嘯賦曰舒蓄思之悱憤注引字書曰悱心通也通本又作誦據說文心部無悱字而悲字注曰悲痛也从心非聲然則誦誦皆痛之形譌悱卽悲字也今俗語詞色哀苦謂之悲悲鄭氏之遺言也陸氏釋文云悱芳匪切失之矣後儒不識悱字自陸氏始也癸酉夏記

法言問神曰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狄讀爲易
古字音同假借莊子駢拇釋文引淮南曰臾兒狄牙嘗
淄澠之水而別之狄牙即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今
本淮南作易牙據此知中庸素夷狄行乎夷狄當讀曰
素夷易行乎夷易安夷夷平易患難之反面也
孟子曰子莫執中子莫當是古人名自成一家者也然無
所考矣楊墨之後孟子之前天下並無此人矣庭按莫
歷聲同古字以莫爲歷孟子謂學術之異自楊墨分道
天下將又有人調劑於楊墨之中間一半爲墨一半爲

楊倡爲執中之說者未知其爲誰何也而强爲之名曰
子莫闢楊墨並子莫闢之而異端廓如矣故孟子功不
在禹下
呂氏春秋音初篇蕩兵篇高注皆曰少選須臾也本味篇
高注曰少選須臾之間也任數篇高注曰選間須臾處
方篇高注曰選間猶選頃也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
品應劭注曰選音刷師古曰字本作鋝書大傳甫刑篇
曰一鐉六兩史記平準書曰白選直三千漢書食貨志
作白撰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徐廣曰率音刷然則選

鋝鐉撰率皆同音梅頤古文呂刑作鍰鍰卽鋝之形誤也考工記鄭司農注曰鋝量名也讀爲刷據鄭應徐廣所讀可識選之古音矣今俗語謂須臾之頃曰一霎本當云一選耳今人不能正讀既不識選字乃借用霎甚失古意庚辰三月中浣偶筆

韓非淫辭靡辯之才能爲文章而不知道德然其書有解老喩老二篇者蓋爲慕老子之高名而附託聲價妄作解論欲借此以爲重也老子之學過於高韓非之識過於卑以韓解老譬如赴火飛蛾而語氷也豈能得其仿

佛哉太史公愛其文章而不察其妄遂以申韓與老莊同傳又為之說曰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此太史公為吃伯所欺又妄言以欺後人而千載聰明之士從而和之皆曰刑名原於道德太史公不我欺也眞足為捧腹大笑也己卯四月下浣識

禮月令孟夏之月養壯佼呂氏春秋音律篇蕤賓之月安壯養俠高注曰俠少也今以月令証之俠卽佼之形誤家語入官注曰佼猶好也荀子成相注曰佼亦好也故高注訓佼為少言少好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俠嘉

夜茝蘭芬外戚傳李夫人賦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如淳注曰佳俠皆美人之稱也孟康注曰佳俠猶佳麗據如孟二注知俠皆佼之形誤也詩碩人箋曰長麗佼好荀子成相曰長巨姣美姣與佼通是佼為美麗之義也

庚辰六月五日識

又月令季夏之月鶪始鳴反舌無聲鄭注曰鶪博勞也反舌百舌鳥呂氏春秋仲夏紀淮南時則高注皆曰鶪伯勞鳥也反舌百舌鳥也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

下百舌無陰故無聲月令釋文引蔡伯喈曰反舌蝦蟇
月令疏曰蔡云反舌蟲名鼁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
著口側而末嚮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博勞鳴蝦蟇
無聲又糜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往城北水
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嚮後如此鄭君得不通乎
蟜夙問曰誠如緜與子言爲蝦蟇五月中始得水適當
聒人耳何反無聲此者著時候今猶昔也是以知蝦蟇
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
舌時候言之今人識之故不從緜與俗儒也或蝦蟇舌

性自然不必爲反舌也庭按靡信申伯喈之義而不能答蟜凬之問遂使反舌訖無定解可惜也名醫別錄蝦蟇一名蟾蠩文子曰蟾蠩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謂人以五月捕蝦蟇用之也夏小正五月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匽者蝦蟇也其形偃伏故謂之匽五月五日蝦蟇始鳴嘘吸作聲故曰五日翕至十五日乃避捕者伏而不鳴故曰望乃伏也此卽月令所謂無聲者也已過五月之望卽復多聲矣蟜凬何慸不聒耳乎今反舌烏安在何人識之者乎蟜凬言其聲數轉似以黃鸝爲百舌耳

又謬甚也此義當從蔡慶所說鄭高非也
史記商君傳曰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行事相類
司馬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
布恩賞則政化塞此司馬貞親見商鞅書約舉二文以
見大概耳其實開塞之說不止於此據韓非云富强不
塞又云塞其姦則是所以治與所以亂者各有塞也亦
各有開也故曰王道在所開在所塞盖開其所以治而
塞其所以亂者則王矣塞其所以治而開其所以亂者
則亡矣以此知商君開塞之書非獨言政化之開塞而

已也唐後商鞅書亡今所行商子是後人僞造其開塞篇曰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云云所言開塞全非商君意蓋此人未見索隱又不旁考韓非卒爾作僞甚淺妄也

墨子非儒篇曰夫舜見瞽叟就然此時天下岌乎周公旦非其人也耶何爲舍其家室而托寓也咸邱蒙本墨子爲說孟子已辨之曰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然咸邱蒙之引此語未備是以讀孟子者終不知此語

爲何意指余觀墨子之書而後曉然知野人之意矣蓋野人之意以爲舜以瞽叟爲臣而不安於心此時若避位而去之則天下亂矣惟其忍而安之則天下定矣此所謂危哉岌岌者也舜終不爲父之子而周公終不能不爲君之臣此所以非周公也誣言若此非野人而何

孟子北宮黝之養勇也曰不膚撓不目逃韓非子易膚爲色意亦當同耳言非惟辭氣不撓亦不使膚色撓屈非惟身不逃避又不使目睛轉逃此以氣自雄者也趙岐注孟子云人刺其肌膚不爲撓郤刺其目目不轉睛逃

避之皆非其意也

韓非八說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釋魚曰蜃小者珧秦策頓弱曰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高注銚芸苗器也據此知古有珧銚即淮南氾論所謂摩蜃而耨也鹽鐵論散不足曰古者推車無柔柔輮同輮車輞也又非鞅曰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淮南說林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高注蟬匷車輞匷讀如孔子射於矍相之矍廣雅曰輚轚輞也據高誘讀如矍相即車渠之渠同音字也

古者推車無輞負子始教人爲之輞然則推車者一輪小車人所推行韓非之意言古者未知駕馬有推車也淮南高注今本誤作蟬匷車類不可通

湯名天乙荀子成相曰乃有天乙是成湯是也論語曰予小子履孔注曰履殷湯名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墨子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云云呂氏春秋順民篇曰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以身禱於桑林云云庭按論語墨子所引卽是禱雨之文履當讀爲體古

字通用詩體無咎言韓詩及坊記俱作履無咎言可証也子小子體卽所謂翦爪當牲以身禱也則履非湯之名也大戴記少間篇曰商履代興白虎通曰湯本名履王後更變名乙及論語孔注皆不知履爲古字體故遂說之曰湯有二名其誤久矣韓非亦云湯身易名似謂本名天乙易名履也皆誤說矣

孟子稱傅說版築版築卽今瓦工也呂氏春秋求人篇傅說殷之胥靡也胥靡當讀爲須眉古字假借蓋古者人有刑罪則髡而役作之無刑罪而役作者其須眉完因

而版築之人名爲胥靡莊子庚桑楚篇曰胥靡登高而不懼言版築之人習慣升高遺死生而不懼今瓦工能登屋騎危是也據此知胥靡亦瓦工之名也韓非云傳說轉鬻者謂胥靡非役作於官而自以版築之事轉次鬻力於人者也辦證諸書知傳說古之瓦工也

左傳闞止字子我與宰予同字而爲田常所殺天下因傳說之曰宰予不免於田常此與曾參殺人事正相似耳史記弟子傳因云宰予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誤而又誤惟左傳可以証明之

韓非難言云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蓋韓非口吃出言蹇難抵掌而談期期矣人因而著書以解嘲以爲非言之難聽言實難人笑我難言我笑人莫能聽言耳讀篇首二句作意曉然矣說難篇亦類於此而讀者莫知爲游戲之文豈非駁耶

上林賦鱥鳩鵁鶄張揖注曰鶄白雉也師古駁之曰白雉不浮水上此師古不識白雉誤以爲白野鷄也釋鳥曰鶄諸雉鷺春鉏古讀此二句爲一條鶄一名諸雉一名鷺一名春鉏別一物四名也鷺爲白鳥又有雉名故張

揖以鷀爲白雉盖鷀卽鷺也白雉卽白鷺也何乃云不浮水上耶一切經音義曰白鷺字書作鷀同來素切白鳥也觀字書鷀鷺不分亦本爾雅之學可與張揖說相證明矣論語山梁雌雉雌當讀鱵鵃之鵃音針賫上林賦張揖注曰鱵鵃似魚虎而倉黑色漢書作箴疵說文作鱵鶩史記作鱵鵃雌鶩鵃皆同字雉卽鷀諸雉之雉當讀若鶬鵃鶬似鷺而不白故集於山梁之間流水之處若以雌雉爲牝野鷄則不應在梁且又不能翔也以論語證之益信白雉卽白鷺矣

默人春睡夢入一園林甚清曠行數十步得草亭坐憩則吾弟鉄李及黃縣賈東愚萊蕪張墨賓先在焉仰覩懸額香味色聲四字東愚大賞嘆拊髀狂呼曰此移我情可作詩讀情爲成詩爲思究如平生一童子捧瓜餉客至聞此語掩口胡盧東愚奪其所持素箋援筆書之曰龍腦薰衣春送酒蛾眉搴袖夜調箏次傳墨賓曰荷花風煖魚鉤上柳葉陰長牧笛橫次傳鉄李曰兩個黃柑半壺酒四圍綠柳一春鶯默人爭之曰此佳句也宜屬我鉄李持不肯童子徐徐展箋曰此不四人耶取視之

已有黙人句曰海棠千朶酒醒處山月一鈎潮落時四座悵然一扇而醒時乾隆癸丑清明日下晡也黙人記於壁上

抱樸子記禹步法曰前舉左右過左左就右次舉右此下當有左過右三字脫右就左次舉右此字誤當爲左右過左左就右右就左此三字當是衍文又曰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二在字俱當爲不既云正立則右足左足宜相並不宜分前後故知在當爲不此下當有次前左足四字脫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此下當有次前左足四字脫次復

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又曰比卦成既濟卦疑爲未濟卦成既濟卦也說詳後方初一初二迹不任九迹數任當爲在字之誤然相因仍一步七尺三步合二丈一尺顧視九迹

荀子非相曰禹跳尚書大傳曰禹其跳其跳者踦也鄭注曰其發聲也踦步足不能相過也其古音若飽食出息曰該古耶切今俗語一足跳行曰其古遺言也鄭云發聲者非荀子楊注引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呂覽曰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荀尸呂伏鄭諸家皆說禹步爲禹之病欵弄也董仲舒春秋

繁露曰禹形體長長足肵疾行先左隨以右勞左佚右

也左過右知非不能相過也有先舉左亦有先舉右知非勞左佚右也董子雖不以爲病

而言先左隨以右亦非深知禹步者今以抱樸子所稱

二卦考之圖如左

比卦十一跡初
一初二跡不在三步
三步九跡數

右過左　　二步右就左　　右過左　　右
三步　　次舉左　　左就右
左就右　　左過右　　一步　　前舉左　　左

右圖不合禹步法非也

未濟卦九跡除三步左右
二跡則是旣濟卦九跡除
正立左右二跡則是

右過左　　右就左　　右過左　　右足不前
三步　　次舉左　　二步　　次舉右　　一步　　前舉左　　正立
左就右　　左過右　　左就右　　左足不後

前舉左右過左左就右一步次舉右左過右右就左二步次舉左右過左左就右三步　禹步法正立右足不前左足不後次前左足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前左足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

未濟卦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在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三步合二丈一尺顧視九跡

既云顧視九跡而末後二跡二足履之顧視而不可見可見者惟七跡爾併數始初二跡方見九跡與末後二

跡凡有十一跡也除末後二跡不見者不數數所見九跡原是未濟卦形而除始初二跡不在三步內者不數但數三步之九跡則是既濟卦形此謂未濟卦成既濟卦也甲申五月十六日午刻記

甯州劉寄菴先生筮仕山左一時翕然稱爲循吏舊在省垣過從幾無虛日嘉慶癸亥四月由武定府同知奉檄赴登屬捕蝗至吾邑陵晨懷刺到門閽者疑爲貴官以早寢未起辭去余既知之遂邀請至家淹留竟日見贈云我非不識君君非不識我僮僕不相知應門語相左

已是兩年別不分一席座握鞭太息去馬足爲駭駴君
起見名刺立斥僕燕婧遂忘嫌疑地急尋如星火歡叙
平生言喜極淚欲墮重造賢人堂門戸無關鎖著書滿
屋梁泰岱失嵯峨心精多獨得妙義相印可每每笑古
人遺大舉叢脞我困風塵中欲行足已跛開卷字不識
低頭自懡㦬看君鼓神勇中流牢把柁亦欲擊棹歸長
江附巨舸年歲傷老大氣力日衰惰未能求教益顧云
共切磋詞章自小技甘心學瑣瑣正如秕與糠不足當
飾簸况今再出山陸沉亦未果稿壞蚓自安薾蒢蠶自

裒二者孰是非何事矜負荷君園有長松君酒有白墮聽松且飲酒世路未坎坷

翟字有二音皆人姓據廣韻唐有陝州刺史翟璋是陽翟縣名之翟音宅見二十陌漢丞相上蔡翟方進是翟雉之翟音荻見二十三錫方進與璋不同姓亦近人所罕聞者

惠定宇左氏古義云昭二十六年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棟案周之典籍盡在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左史倚相觀射父讀之而楚檮杌之書頗可觀國語采之流及屈

朱而楚騷比於周雅書之益人如是乎哀十二年效夷言棟案春秋時已重吳音矣不始於晉也庭按以上二條鄙陋謬說也且檮杌見采於國語則不如國語屈宋上比於周雅則未如周雅安得云典籍盡在楚乎效夷言而死當時甚賤之何云貴吳音乎觀其稱論語曰言恆德則南國有人而九經古義無孟子亦惡其南蠻鴃舌之一言耳惠定宇眞南人也陳大士欲標榜子游分張南北彼自文士惡習無足多責何故惠君以卓然經師而復有此謄卭爲之嘆息

漢景帝元年詔明言文帝除宮刑而刑法志言肉刑三無宮刑者必是文帝卽位先除宮刑至十三年倉公被逮時則惟有黥劓斬趾之肉刑三也太史公宮刑發憤怨漢法之不信於天下削其事而不書孟堅因之而遂不能詳也崔浩乃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此畧依刑法志而想度言之耳不詳考也

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師古注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劉攽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

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因有司言而追稱之也其實年號起於元鼎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矣庭按劉貢父之說未盡是也封禪書曰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文不言元朔而以元狩爲三元蓋有脫鈌郊祀志曰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亦脫元朔不言今以二文參互考正當云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曰朔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以此言

之是年號起於元狩元狩以前之元則因有司言而追命之也當時謂建元曰一元元光曰二元元朔曰三元有司言之明甚矣

漢昭帝紀元鳳五年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齊次風曰罷象郡之文可疑據地理志秦置象郡後屬南越漢破越以故象地爲日南郡則此時無象郡名也庭按武帝定南越當爲十郡本紀誤脫象郡爲九郡故地理志亦從而誤實則武帝分象郡爲日南非卽以象郡爲日南也罷象郡固無可疑者但鬱林與牂柯相去遠不得分屬

二郡此可疑也似恐象郡下當有沉黎二字象郡分屬
鬱林沉黎分屬牂柯也武紀有沉黎文山郡宣帝地節
三年省文山并蜀是以地理志無文山其沉黎則未見
省罷之文而地理志無沉黎故知沉黎之罷當在此年
舊書脫爛耳沉黎牂柯皆西南夷相連之地以其分屬
牂柯即知爲沉黎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賈誼曰
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庭按賈誼傳作輸之司寇蓋司寇
即司空也漢律云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

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是則罪人役作者司寇主之也而儒林傳有司空城旦之語則又以罪人役作者司空主之也元壽以前無司寇官名故知司空與司寇其實一也如汪引賈誼曰輸之司空可爲明証

漢百官公卿表典屬國秦官庭按本紀元狩二年昆邪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是屬國之始也元狩以前無屬國之號蘇武以前無典屬國之官蘇武卽典屬國之始也文當云昭帝始元六年初置而云秦官誤矣然孟堅雖誤以典屬國爲秦官而高惠文景武之世竟無一人任是

官者是以表不得而列之不然典屬國秩中二千石非當不列於表者也惟無其官故不得而列也文紀有屬國悍屬國耳非典屬國也

漢律歷志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汪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閼逢之歲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此爲甲寅之歲也庭按太初元年實丁丑歲非甲寅歲也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亦不應干支重逢唐志日度議曰漢太

初歴元起丁丑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此論較孟康爲稍有知然以丁丑而強命之曰甲寅亦何謂乎余以爲上古歴元起於甲寅其年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至今年丁丑所得日月星度復如上元甲寅之歲非以今年爲甲寅也四千六百一十七者以律起歴之法所云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是也置九寸以一百七十一乘之正得四千六百一十七此推甲子冬至之術非論歲干支也志又云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此指丁

丑之前一歲丙子也未改歴以建亥月爲歲首則冬至在丁丑歲旣改歴以建寅月爲歲首則冬至在丙子歲也志文不以是年爲甲寅明矣

房兒說論語云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白虎通三綱六紀引云與朋友共敝之一切經音義卷三引云共敝之而無憾知古讀如此宋以後始讀共字絶句也然吾邑邱眞人祠堂內有元太祖詔書石刻云一衣一食與牛竪馬圉共弊同享共弊字用論語也則元時猶有不讀共字絶句者矣

漢食貨志二牛三人自是趙過耦犂便巧之法非過始用
牛耕也以人輓犂過猶待平都令光之教則是舊來但
有牛耕並無他巧至過與光方解以人代牛非是以牛
代人也周禮賈疏乃言周時未有牛耕至趙過始教民
牛耕謬論可怪也山海經曰稷孫叔均始作牛耕
食貨志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史記索隱引
顧氏解云初一級十七萬以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一級
則爲三十七萬此謬說也據平準書云斬首虜萬九千
級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蓋一級十七萬錢直十

七金則萬九千級直三十二萬三千金凡一萬錢直一金也班史叙次不明蓋孟堅本不知史記之意無怪汪家妄解

食貨志置初郡十七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象郡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零陵益州十七郡也犍爲自建元六年開者不在此初郡數中汪家不知有象郡故取犍爲以足十七郡之數耳武紀儋耳象郡象字脫南粤傳日南象郡象譌爲九西域傳珠厓十郡十譌爲七故使汪家不知有象郡矣據昭紀元

鳳五年罷象郡分屬鬱林及此志初郡十七之文足以証諸文訛脫而初郡之有象郡明矣

天漢三年初榷酒酤太始二年更黃金爲麟趾褭蹏皆宜見於食貨志但以平準書止於卜式欲亨宏羊孟堅亦遂至此束手不復能有所敘次矣可謂筆窘

班孟堅不明推步之術又不考天人之理而牽意云云非通論也日月之食五星遲疾皆可以推步預知皆正行也春秋書日食以存歷法之驗非記異也詩云彼日而食於何不臧乃詩人詼詭之詞如南箕翕舌斗柄西揭

非莊論也漢人因之以日食爲大變月食爲小變皆迂儒可笑者也

天文志云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若眞曾以歷推之則知五星以七月聚東井不言十月矣十月日在尾箕日入而東井出金水二星附日而行者不得背日而在東井明矣

星家相傳有星食月月食星之說然以理論之月去地最近五星皆高於月則惟應月食星不應有星食月者矣疑其說爲虛妄不可信也

易大傳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竝出伏羲之世而則以畫卦也尙書言錫禹洪範九疇不云錫禹洛書亦不云禹因洛書陳洪範也以洛書爲洪範始於劉歆父子班固因之而僞孔安國古文書傳又因之後儒遂依其說

今世所傳洪範五行傳一篇云是伏生之書附在尙書大傳按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不言伏生又有五行傳也自霍光廢昌邑王時夏侯勝以言洪範傳顯勝之學受於始昌及歐陽氏皆伏

生弟子也則洪範傳之學固當本於伏生而劉歆七略不以著錄者必是夏侯所傳已無其書而劉向許商各竊取其意自成著作故今之五行傳或出劉歆或出許商皆不可知然必知其非伏生書也五行志言董仲舒始推陰陽而絕口不道伏生則可知自班固以來並無以洪範傳為伏生之學者矣

劉向與蕭望之周堪張猛同心與石顯許章為敵是本一體之人及三人皆死向亦廢棄十餘年成帝即位顯伏其辜向宜絕口不言往事而方乃橫議災異强引堪猛

顯章以自發舒可謂淺人矣昔田叔與孟舒等髡鉗從
趙王敖顯名漢廷已而文帝問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
乎田叔對稱孟舒爲長者以其髡鉗從趙王爲言此殆
不如起而自稱曰臣長者也余每讀其傳而笑之以爲
三代以下士失教澤無術無禮其言不讓無足怪也何
意劉子政名爲經術深厚者而亦如是淺妄耶
西漢儒者醜陋不通之文盡在五行志矣嗚呼秦焚書而
正道弛漢求書而邪說作西漢言災異而東漢言讖緯
儒之道滅久矣然後佛法出而乘之豈偶然哉辛未三

月望夜步月而出聞房兒讀書聲聽之則漢五行志也恐其爲漢儒所竄書此於案以曉之

地理志菑川國本注云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後幷北海按本傳及表菑川國王莽時絶而此言後幷北海蓋菑川國本都劇縣而北海郡有劇縣注曰侯國似菑川王後徙都而以劇縣幷入北海郡以封侯國也元朔中封菑川懿王子錯爲劇侯是卽取王都以封子弟也

地理志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今考秦郡自內史外尚有三十八郡而又有黔中郡亦秦置見

秦本紀高帝五年更名武陵見後志而此志失畧不言
與黔中則三十九郡矣盖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
爲三十六郡則有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
潁川碭郡泗水薛郡郯郡東郡瑯邪齊郡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
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其後三十
三年畧取陸梁地以爲桂林南海象郡則與前爲三十
九郡矣又有榆中以北並河而東至陰山三十四縣名
曰新秦復在三十九郡之外志既通計秦郡縣不當但

云三十六郡而已也此志不言有郯郡應劭以爲東海郡秦郯郡也據陳勝傳有東海守則東海自秦置矣應注亦謬而志言東海郡高帝置尤謬也今數秦郡當言東海不當言郯郡志亦不言有黔中據後書郡國志及史記秦本紀知武陵本秦黔中郡也此志所言秦郡乃三十七多一又除其南海桂林象郡不在初并天下分郡縣之數者則止有三十四不足二此亦可謂甚多疎畧且有牴牾者乎庭又按史記相如傳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漢書改

秦時爲異時蓋孟堅不能詳其興罷之事而恐志傳相乖故不敢言秦時逼爲郡縣而改爲異時以混之也今以冉駹入數則秦有四十郡庭又按兩粵傳秦已幷天下廢無諸搖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則是秦郡凡四十一也

通計秦郡

內史

不在郡數

河東 太原 上黨 三川 東郡 潁川 南陽

南郡　九江　泗水　鉅鹿　齊郡　瑯邪　東海
會稽　鄣郡　漢中　蜀郡　巴郡　隴西　北地
上郡　九原　雲中　鴈門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邯鄲　碭郡　薛郡　長沙
黔中

右郡三十六是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者也東海郡志云高帝置應劭注曰秦郯郡然據陳勝傳有東海守則是秦有東海郡志似誤也應注言郯郡者又無所見今應作東海　黔中郡志所不言據史

記秦本紀昭王三十年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後書
郡國志曰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
南海　桂林　象郡　閩中
右四郡是秦并天下之後更開置者秦本紀始皇三十
三年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是也閩中郡志所
不言據兩粤傳曰秦已并天下廢無諸搖爲君長以其
地爲閩中郡
邛筰冉駹
據史記司馬相如傳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

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則是又一秦郡也但今不知郡名爲何

初縣三十四

史記始皇帝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此文不言爲郡然三十四縣則亦大郡也

右幷內史以下凡有四十三郡除內史及初縣不以郡名者則爲四十一郡孟堅通數秦郡而但以三十六言之大誤也沿至今日通人皆爲此說無覈實者矣夫言

郡縣之始而發口已誤乃欲論古今之沿革豈不難哉

又按漢初有濟北郡見曹參傳未知是秦郡否

漢地理志凡引吳札觀樂語皆格格其間無情文相生之妙余疑志文盡是劉向張禹朱贛之草其文本不用吳札語而孟堅妄有附益是以不相入也豈不然乎

顧亭林曰地理志於宋地下云皆宋分也於魯地下又云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庭按宋地尚在後文而先作駁正之說於此可証志文每段皆全用劉向朱贛之成文而孟堅時於

段末有所附益其跡固顯然矣及段末又言分野多重沓乖舛皆此類也

漢伏生授書歐陽和伯和伯授兒寬寬又從孔安國問業而傳爲歐陽氏學則是今文再傳而已合於古文矣孔安國作傳自言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而其兄孫覇又從夏侯氏問業則是古文不再傳而已合於今文矣康成經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然鄭注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則是號爲古文者實亦今文也王肅注今文不好鄭氏而其解大與古文相類故先儒疑肅嘗私見

孔傳而秘之則是號爲今文者實卽古文也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而夏本紀載皐陶謨不載大禹謨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得異字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而不得其增多二十五篇者然則今文古文不過字句稍異而篇數本同始初微分而末流相合其事甚明也余有過伏生故里詩四首竊欲以祛千古之積惑如發蒙振落也備錄於此俾治尚書者以覽觀焉

溫谷看瓜剩此身漢興末是白頭人簡如朽絶先從典老若遺忘不到秦弟子多曾爲博士女孫何用對朝臣

我聞正讀齊音好掌故緣何聽不眞
後賢爭擬改偏頗只說高年語謬多口授尙能看字否
手編不肯示人何智囊歸去艮難質聖壁開時可又訛
况是傳詩三百首亦無竹帛祇吟哦
少長嬴家識篆分手書納壁絕殷勤虎狠虐燄同爲避
蝌斗奇形獨不聞一叟自分齊魯學千年空辨古今文
漢皇却似知眞贋不爲桐人罷典墳
十年灰燼始萌芽大義無傳到底差誰有彈琴知百代
吾將鳴鼓問三家不留餘論親風旨可恃前經炳日華

掃地忽逢梅內史禍深燒刼使人嗟

諸葛武侯書云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今吾鄉人多掊沙洮金率人一日不能得百錢地理志豫章金蓋亦然也汪應說未失師古乃闇劣之甚

漢之屯氏篤馬酸棗瓠子皆禹迹也禹河雖則有九不必分流勢均水道時通時塞其塞絕經久而復通流即人以爲河決矣非河決也河雖隨時移徙終不外禹時九道但後世廹束之使不得展轉休息故爲害也書言同爲逆河同非合也言九河異流皆爲迎受河水而入海

耳入海之地各在而絕遠

余讀溝洫志難關並曰南北百八十里東西千餘里空無人烟是爲盜賊藪也　難張戎曰水有壅其下流而致上流溢者矣未有淤其上流而致下流決者也如戎言水來多則不決少則決是尙爲能知水性也乎　難韓牧曰苟欲穿之何不能爲九之有苟不知禹河之所以流而徒曰穿之雖爲九何益　難王橫曰往者竟是何代何年橫目睹耶抑見書籍耶瀕海一帶忽少數百里之境土而無其地名何耶觀此數者之議絕無一是而

横爲尤庸妄矣

當司馬遷作史記時已言孔安國早卒作史記後十年而巫蠱興則安國不遭巫蠱事明矣此由班孟堅失考乃使東晉僞古文尚書作安國自序而言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云云可笑也

庚寅春日福山王白海延慶以瑯邪臺秦刻惠寄首尾完善的是舊拓之本命房跋之曰史記云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

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今石刻詔書與史記同惟刻石二字作金石刻三字爲小異爾玩詔書之意蓋言金石諸刻皆始皇帝所爲今二世已襲皇帝號而金石刻之辭但稱皇帝不稱始皇帝其傳於久遠將不知何人所爲有如後嗣皇帝之爲之者遂不復稱始皇帝之成功盛德此二世詔書所以商於李斯等者也故斯等請刻此詔書於始皇帝之金石刻後而金石刻因得明白爲始皇帝所爲不至誤爲後嗣皇帝之爲之者矣二稱字

並讀如字不讀尺證反張守節讀史不明正義胡塗不知所謂

雪泥書屋雜志卷之一終